

尚儒集

鲁班尺◎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古怪的微笑

鲁班尺 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古怪的微笑/鲁班尺著.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8. 4

ISBN 978-7-5057-1874-6

I. 古... II. 鲁...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8) 第034580号

借
报
只
答

书名 古怪的微笑

责编 李琳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京华印刷制版厂

规格 700×1000毫米 16开

16.25印张 130千字

版次 2008年5月第1版

印次 2008年5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057-1874-6/I·672

定价 23.00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17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 64668676

目 录

第一章	外祖父的遗书	1
第二章	电子邮件	5
第三章	江湖郎中	8
第四章	山阴村	13
第五章	金蚕	17
第六章	纤细的小手	21
第七章	老蛊婆	25
第八章	第八名死者	31
第九章	冰蛛	35
第十章	黑色的尸虫	42
第十一章	千里赶尸	46
第十二章	古镜	52
第十三章	苗疆相士	56
第十四章	仆思鬼	60
第十五章	冲出大苗山	65
第十六章	沅水之畔	69
第十七章	误入武陵源	74
第十八章	重返山阴村	78
第十九章	恐怖的小手	83
第二十章	茶马客栈	87
第二十一章	神秘的仪式	91

第二十二章	哀牢山之夜	95
第二十三章	嘎巴拉	100
第二十四章	地穴	104
第二十五章	客栈命案	108
第二十六章	身世	112
第二十七章	替身	116
第二十八章	寄生	120
第二十九章	白石道人	125
第三十章	斗法	129
第三十一章	三返山阴村	133
第三十二章	深潭	137
第三十三章	终南山	141
第三十四章	太乙池迷雾	145
第三十五章	妖道	149
第三十六章	下山	153
第三十七章	重阳宫	157
第三十八章	密函	161
第三十九章	苦行僧	165
第四十章	苦毒	169
第四十一章	旷世之战	173
第四十二章	失传的圣物	177
第四十三章	朱蛾	181
第四十四章	铁甲蜈蚣	185
第四十五章	说道	189
第四十六章	秦岭神鳖	194
第四十七章	南五台山	198
第四十八章	驱魔	202

第四十九章	重阳宫之变	206
第五十章	苯教最后的仁波切	211
第五十一章	弃婴	215
第五十二章	移灵	219
第五十三章	郑隐骨碗	224
第五十四章	回家	228
第五十五章	警官最后的线索	232
第五十六章	疯教授	238
第五十七章	青虚道长	242
第五十八章	蝉蜕	248
第五十九章	古怪的微笑	251
第六十章	尾声	254

第一章 外祖父的遗书

这是一纸封皮泛着黄色霉斑的信，是用过去的那种黄裱纸写的，看起来年代已经十分久远。

易士奇从不知道母亲的针线盒里有夹层，只晓得那个紫檀木匣是母亲最珍惜的嫁妆，从来都不允许他碰的。

“奇儿，你长大了，又当上了教师，要是你外公和你爸爸还活着，该有多好。”母亲叹着气，幽幽道。

易士奇祖籍山东蓬莱潮水乡，海天大学建筑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讲授建筑风水学。他自幼父亲早亡，是母亲含辛茹苦，独自将他拉扯大，如今易士奇自己要常住岭南了，他对母亲实在是放心不下，可是母亲又死活不愿离开胶东老家，因为这里有易士奇外公和易士奇爸爸的坟墓。

“这是你外公去世前的那个晚上写给你的信，那时你四岁。”母亲小心翼翼自木匣的夹层中拿出那封信，手指颤抖着打开。

易士奇接过信，心中忐忑不安，这是他头一次听到母亲说起外公还有遗书给他。

奇儿如面：

当你见到此信的时候，你已经长大成人了，有些事情你也必须知道了。

外公当年是国民革命军孙殿英部辎重营的士兵，驻扎在河北遵化境内。民国十七年夏天的一个夜晚，韩营长命我们炸开了圣水峪乾隆皇帝陵地宫金刚墙，砸开两道石门，进入了地宫内。地面上是一尺厚的积水，中间停放着乾隆爷和皇后的双层大棺槨。在火把亮光下，韩营长指挥我们劈开了金色的外槨，里面堆满了一轴轴的古字画，弟兄们大都是目不识丁的老粗，目标只是金银珠宝，于是就把那些画统统扔到了水里。

我挤着从韩营长的腿间摸过去，竟然抓住了乾隆爷的大拇指，手中的感觉冰凉凉的，那是一只翡翠大扳指，我用力掰了下来。接着我又摸到了乾隆爷的手，他紧攥着的掌心里捏着三枚铜钱。

大家出来后集合列队，长官命令所有人不得私藏物品，违者军法论处。前面的几个弟兄被搜出藏有珠宝，当场被枪毙了。我看事情不妙，就偷偷把扳指吞进了肚子里。等查到我时，只有三枚铜钱，引得当官的一阵哄堂大笑，并允许我保留这几个铜钱。我没想到的是第三天屙出翡翠扳指时，才发现扳指内还嵌着乾隆爷的一段指骨。

抗战爆发后，我开小差回了胶东老家，路过济南当掉了那枚扳指，换到的钱置了几亩地并讨了老婆，祈望能过个安稳的日子。至于上面所讲的事情，我再也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奇儿，那段指骨有些古怪，以后如有机会请帮我将其送回乾隆爷陵墓去吧，算是为外公赎罪。再说那三枚乾隆通宝铜钱，你出世那年曾有一个云游道士在咱家歇脚时说，此钱有点来历，是当年上呈乾隆皇帝御览的雕母样板钱，堪称所有乾隆钱的祖宗，不但有收藏价值，而且卜卦极为灵验。

那个云游道士看了你的八字，说你年月日时至阴，三枚铜钱与你相得益彰，并为你更名易士奇，说有师徒之缘，日后如有难处可去终南山找他。他的道号外公忘了，只记住那道士鼻子上有一粒朱砂痣。

照顾好你母亲。

外公易山绝笔

一九七四年四月初七子时

易士奇默默放下了外公的遗书，沉思良久……

母亲摊开枯槁的手掌，掌心里是一段玉化了的指骨和三枚乾隆通宝铜钱。

易士奇轻轻拈起那段象牙色的指骨，指尖传来一股若隐若无的清凉肃杀之气，他知道这就是煞气，千古帝王的桀煞之气。

三枚乾隆铜钱入掌的感觉则截然不同，温暖如沐春风，顿觉心平气和，心钱相通，灵气跃跃。

“妈妈，这段骨头只是人身上的普通的一块指骨，难道还有什么古怪之处吗？”易士奇疑问地望着母亲。

母亲摇摇头说道：“听你外公提起过，早些年，夜深人静的时候，有时骨头会无缘无故的在匣子里发出响声，不过这几年没有听到过。”

不足为信，易士奇想。

易士奇自己本身就是研究风水的学者，他知道灵异现象一般都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北京的科学探索电视台就经常报道这方面的事件，那个戴眼镜的主持人李西华就是自己大学时的同学，前一段时间还经常在QQ上聊到这些事呢。

“奇儿，回深圳后，还是找间佛寺或道观念念经吧，礼多人不怪嘛。”母亲仍坐在炕头上不停地唠叨着。

易士奇接过母亲缝的小布口袋，把指骨和铜钱装了进去，放入贴身口袋里。

一个月的假期就要结束了，这次悄悄北上回胶东老家跟学校也没说，手机也没开，有时无入打扰也的确惬意得很。

次日，他告别了母亲，登上了南下的火车。

海天大学座落于风景秀丽的南山后海湾畔，教育模式相当前卫，

教师宿舍条件也很好，易士奇的那套宿舍位于三层，推开窗户可以看见深圳湾里的渔帆点点。

进得门来，第一件事就是打开阔别数日的电脑，然后冲个凉，舒舒服服地坐在椅子上，把手放在鼠标上……

第二章 电子邮件

易士奇的邮箱里有两封邮件，寄件人落款都是李西华，科学探索电视台的主持人，他最要好的同学。

易士奇直接在收件箱窗口打开了第一封邮件，时间是一个月前的九月四日发出的，算下来那时自己刚回到蓬莱老家。他眼睛朝屏幕上看去。

士奇：

与你联系不上，只得发邮件给你，盼你尽速联络我。我这里遇上了一个相当棘手的事情，需要你的专业知识相助，我尽可能说得明白一点。

你知道我的老家是在贵州吧，自半年前开始，每个月圆之夜我家的小村里都会死一个人，而且尸体的表情似笑非笑极其恐怖，当地公安机关一筹莫展，至今毫无头绪。人们怀疑是灵异事件，鬼魂所为。我从台里带了一个摄制组赶回了老家，进行了走访和拍摄，想从科学上给予解释，但终究还是一无所获。

我们村上已经有六户人家死了人，整个小村总共只有七户，剩下

的一户就是我家了，而且再有三天就是月圆之夜，知道我为什么着急找你了么？

西华 是夜于灯下

易士奇的手慢慢从鼠标上滑下来，头脑中首先想到的是，这是恶作剧吗？西华本身是一个极其严谨的人，他从来不和自己开玩笑的，看来事情有点蹊跷。

易士奇拉开抽屉，取出支烟点上。他先瞄了眼第二封邮件的发出时间是十月三日，就是昨天，距前面的那封邮件刚好一个月，易士奇松了口气，这至少表明月圆之夜的二十多天后，李西华本人仍安然无恙。

他点开了第二封邮件，惊奇地发现里面只有两个字：速来！

这小子搞什么名堂？易士奇笑笑，找出记载着通讯录的本本，查到李西华的电话，拨了过去。

李西华的手机关了。

易士奇接下来拨通了北京科学探索电视台李西华办公室的电话，是一位口齿清晰的女士在接听。易士奇告诉那位女士，自己是李西华的同学。女士则彬彬有礼地回答，李西华已于不久前去世了。

李西华死了？电话听筒里传来的话音是确凿无误的。

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请你告诉我，他是哪一天去世的？怎么死的？”易士奇紧张地问道。

“九月七日去世，死因……”电话那头的女士支吾不语。

“不可能啊，就在昨天他还给我发了电子邮件。”

“你一定是记错了，李西华确实是九月七日去世的，对不起……”那头挂线了。

易士奇倒吸一口凉气。

按道理说，西华办公室里的同事们是不可能而且也没有必要扯

谎，李西华难道真的死了？可是，昨天的邮件……易士奇皱了皱眉头，从贴身口袋里取出那三枚铜钱，干脆来上一卦吧。

易士奇虽说是研究建筑环境和风水术的学者，但是六爻卜卦确是不精，充其量准确程度也就在百分之六七十的样子。

民间六爻卜卦以乾隆通宝铜钱为正宗，这回瞧瞧来自乾隆爷墓冢中的雕母钱是否灵验吧。他取出来那三枚铜钱，合于掌中，摒除杂念，心中念叨着李西华生死吉凶，须臾扔出了铜钱……

那铜钱甚有灵性，在空中相互碰撞着，发出欢快的悦耳丁东声。如此六次，得一“剥”卦，初六动。

卦象即成，易士奇心中已然暗自叫苦，周易六十四卦，唯此卦阴爻实乃大凶。卦辞意思，剥落床体已先由床的最下方床腿部位开始了，其结果必然凶险。

看来西华是凶多吉少矣……

易士奇心想，是该打点行装前往贵州那个小村庄一趟了，不管吉凶如何，既然老同学以生死相唤，自己当然义不容辞，更何况他向来就对此类神秘异常的事件有着与生俱来的浓厚兴趣。

接下来的半天时间里，易士奇马不停蹄地查阅资料、购买装备等必需之物。

晚上十点，他登上了开往贵州的列车。

第三章 江湖郎中

经过火车上一夜的颠簸，天亮时分，列车停靠在一个不知名的小站上。易士奇从中铺上探出头来，望着车窗外雾气氤氲，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新上来的旅客中有一个人引起了他的注意，这是一个很高且很瘦的男人，苗家缠头装束，估计身高可能近两米。

那男人坐在了过道边的椅子上，头部轻松地超越了中铺的高度，他的眼睛正平视着易士奇。

易士奇好奇地打量着此人，这人大约六十岁上下，皮肤黝黑、瘦骨嶙峋，长长的马脸上满是紫色的痘痘，凸起的眼球白多黑少，那人对易士奇笑了笑，露出一口参差不齐的黄牙。

易士奇也礼貌地点点头。湘黔一带的人身材都不是很高，此人天生异相，必有所长。

此时，易士奇胸口处觉得有物微微发热，他摸了摸，原来是那指骨，奇怪，骨质之物应该是凉性的呀。

易士奇泡了碗方便面，默默地吃着，心里老是想那第二封邮件。

“老板儿，吃饭想事情会积食哟。”高个儿男人的口音中带着浓重的方言味儿。

易士奇愣了愣神儿，善意地一笑，顺便同那人聊起来。

原来那人是一位苗医，名叫伊古都，常年穿行于湘、黔、滇、藏一带，属于赤脚江湖郎中一类。

“你知道有什么病可令人死时面目表情古怪，好像似笑非笑？”易士奇随随便便问道，他压根没指望这个乡下土医生能够回答得出。

“蛊。”伊古都说道。

“什么？”易士奇口中的面条几乎喷了出来。

“癩蛊。”伊古都肯定地说道。

蛊是人工培养的一种毒虫，放蛊则是我国古代流传下来的一种神秘巫术。蛊总共有十一种，分别是蛇蛊、生蛇蛊、阴蛇蛊、箴片蛊、石头蛊、泥鳅蛊、中害神、疔蛊、肿蛊、癩蛊和金蚕蛊，其中以金蚕蛊毒性最烈。

“癩蛊是取埋于地下之剧毒蛇菌，于端午日阳气盛极之时制蛊，这是壮族之蛊，中蛊之人死前面目表情非哭非笑，异常恐怖，而我们苗家则更喜欢金蚕蛊。”伊古都解释道。

“如何得知病人是否中蛊呢？”易士奇急切地问。

伊古都笑了笑，说道：“大蒜，生食大蒜遇蛊则吐。另外，养蛊人家的墙壁角落绝无蛛网蚊虫的踪迹。”

易士奇问道：“中蛊后如何医治？”

“这需要看中的是哪一种蛊，医法各有不同。但西医并无医治之法，因为他们从来不相信有蛊这种东西。”伊古都轻蔑地撇撇嘴。

“伊古都先生，我贵州有一位朋友，按你的描述可能是中了蛊，不知您可否愿意随我走一趟，费用由您说。”易士奇的焦急之色溢于言表。

伊古都眼睛一亮，诧异道：“贵州？难道那里现在还有人在下蛊？好，我跟你去看看。”

易士奇闻言暗喜，遂将李西华的大致情况做一简单介绍。伊古都

也是爽快之人，两人聊得甚为投机，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易士奇早已把指骨发热一事忘到脑后去了。

黄昏时分，他俩在一个小站下了火车。

乌蒙山西部地区横贯滇黔两省，峰峦叠嶂，深川大谷，人烟稀少，这里基本上还保持着云贵高原原始的风貌。

出发前在电脑中查得的路线与现实有很大的误差，这个小车站应该有一条乡间捷径通往李西华的家乡山阴村，可是下了车一打听，竟有四十里的山路。

易士奇叹了口气，看来今晚只有在这个小站的候车室里捱上一宿了，他抱歉地对伊古都耸耸肩。

伊古都笑笑，说道：“我在山里行走惯了，我们可以找一家农舍，连打尖带住宿只需一二十块钱。”

“那当然好了，农家总是可以吃上热乎饭菜，而且还能有热水。”

易士奇欣然赞同，一面由背囊里取出新买的GPS卫星定位仪，输入坐标启动了系统，有备无患嘛。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两人沿着老乡指点的那条小路出发了。须臾月上东山，山间小路清晰可辨，远处的群山与树林则朦朦胧胧一片，林间可以看到星星点点的萤火虫在游荡着，偶尔可以听到几声泉啼。

翻过了一座山头，月光下隐约是一处水潭，平滑如镜，倒映着一轮皓月。潭边有间茅舍，月光下几丝白色的炊烟浮在半空里仿佛定格般一动不动，万籁俱寂，好静谧的画面啊，易士奇自是赞叹不已。

咦，哪里似有不对，可一下子又说不上来……

伊古都鼻子朝天嗅嗅，凑近轻声说道：“易老师，此地有些古怪，今晚一切听我的，你不要说话。”

易士奇点点头。两人敲开了茅舍的房门，一个斑白头髻的阿婆开门，问明来意，踌躇片刻，最终还是让他们进去了。

老太婆到堂间准备饭菜，山野荒村无非就是点腊肉熏肠之类，其实反而不错。

伊古都眼睛四处扫视，压低声音说道：“此屋干净异常，一尘不染，天棚角上甚至连一根蛛网灰线都没有，一个老婆婆怎会将房间打扫得如些干净呢？此处定是藏蛊之所。”

易士奇心中一动，方才在山头上感到哪里不对劲儿，现在他明白了，是声音，野外的夜晚不可能寂静得没有任何声音的。

自己以前只是从书本中了解云贵一带古时有放养蛊毒的传说，眼下看到蛊竟然如此厉害，不但逼走了屋内的蚊虫蛛蚁，甚至连周围旷野都虫鸣皆无，心中不由得打起寒战。

饭菜端上，白米饭和蒸腊肉熏肠，香气扑鼻。

伊古都未碰碗筷，眼睛直勾勾地望着老阿婆，口中说道：“请给我们几头大蒜。”

那阿婆一愣，脸上似有不快之色，出去堂间端来一簸箕大蒜头丢在饭桌上转身而去。

伊古都只当没看见，捏碎蒜头放入口中，易士奇依样也吃了几枚生大蒜。

饭后洗漱完毕，二人上床就寝。

易士奇看见伊古都自怀中掏出一个小瓷瓶，拔除瓶塞后撂在了枕头边，然后吹熄了油灯躺下。

月色朦胧，窗棂中透过淡淡的月光，洒在了床上。

易士奇瞪着眼睛望着棚脊，心想在这滇黔大山深处，自己竟然会躺在荒野茅舍之中，气氛如此诡异，今晚定是个难眠之夜。

身边的苗医早已睡着，发出轻微的鼾声。

易士奇扭头看了看伊古都枕边的瓷瓶，里面装的是什么呢？瓷瓶肚大口小，绘有某种图腾，里面也许装了什么挥发物质，或许可以驱蛊